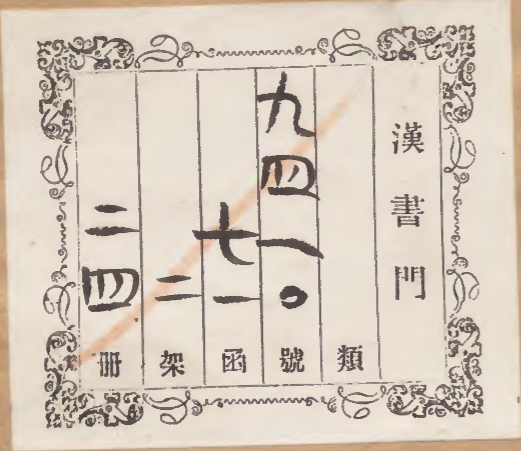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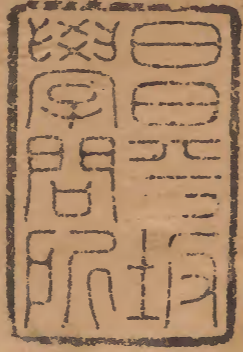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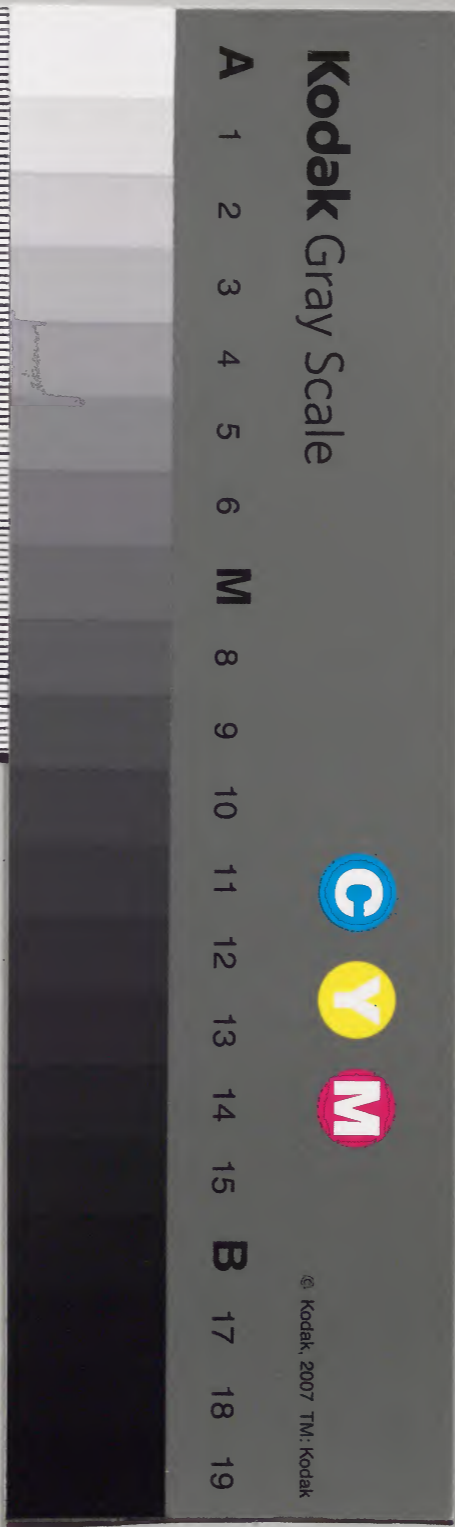


五經朱子語類
易三十五
易三十四之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0
冊數	24 (11)
函號	298 256

重編十一



淺草文庫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章 京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易三十四

繫辭上傳七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竒耦
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
竒一耦設之于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
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

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
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
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
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亶亶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
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道又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
以盡情僞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于變萬變
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
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
而辨問在天地如何曰關天地什麼事此是說
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
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
項事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爲通舉
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亶亶者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謂卦體之
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
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卽象也辭
卽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
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
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于變通事業却是自至
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說

至于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晚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不知那

卦上見得沈思久之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于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猶催迫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

周謨錄
第十二章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教于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巫其舞之盡神者巫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舞巫者託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不知何氏錄
第十二章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黃榦錄
第十二章

鼓之舞之以盡神鼓舞有發動之意亦只如成天下之疊疊之義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

黃雷錄
第十二章

問乾坤其易之緼曰緼是袍中之胎骨子乾坤成列

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都
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
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
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
以乾坤為主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乾坤其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
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着此理乾坤卽是易
之體骨耳

黃齋錄

第十二章

錄中向論衣敝緼袍云云萬人傑
錄云緼如緼袍之緼是箇胎骨耳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
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
是列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
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
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

黃齋錄
第十二章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
中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
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

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况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不必如此說

叢蓋卿錄
第十二章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著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

晏淵錄
第十二章

乾坤毀此乾坤只言卦

楊方錄
第十二章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體也乾坤健順用也

楊方錄
第十二章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卽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不知何氏錄
第十二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葉賀孫錄
第十二章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裏

林夔孫錄
第十二章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

晏淵錄
第十二章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遺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葉賀孫錄
第十二章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

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于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于己有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周謨錄
第十二章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周謨錄
第十二章

問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會祖道錄
第十二章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爲三十日一日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卽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息則是我所行者以此

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

黃帝錄
第十二章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

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云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于剛剛變而趨于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

晏淵錄

第十二章

錄中自陰來做陽五句李方子錄云陽化而為陰只恁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便覺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

爲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
然化是箇疊疊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
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
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黃榦錄
第十二章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
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之迹及
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沈僴錄
第十二章

變化二者不同化是漸化如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
至於無如自今日至來日則謂之變變是頓斷有

可見處橫渠說化而裁之一段好

黃當錄
第十二章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
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
又曰最是律管長短可見

胡泳錄
第十二章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
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
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
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
這處方見得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朱子語類

諸子語類 易三十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徐 鼎叅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易三十五

繫辭下傳一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
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日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
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
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日是

朱子語類 易三十五

一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

變者便是動處也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晏淵錄
第一章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

黃齋錄
第一章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

林學履錄
第一章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

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

陳文蔚錄
第一章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觀是示人不窮貞夫一者也天下當只是有一箇道理又曰須是看教字義分明方看得下落說也只說得到偏傍近處貞便是他體處常常如此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

劉礪錄
第一章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曰貞是常恁地便是他本相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

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極說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

林學蒙錄
第一章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爲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

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畧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爲常

婁淵錄
第一章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何如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

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
二義無兩立之理迭相為勝非吉勝凶則凶勝吉
矣故吉凶常相勝所以訓貞字作常者貞是正固
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此雖
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孟子
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
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是知之又固
守之蓋貞屬冬大抵北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此莫
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至亥
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
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

四刻即屬來日耳

黃帝錄
第一章

錄中故吉凶常相勝句下
萬人傑錄云理自如此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義然其說自好便只
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
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
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
卦只是大亨利於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
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
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

黃帝錄
第一章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

林學蒙錄
第一章

問爻者效此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又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不知何氏錄

第一章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

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

林學履錄
第一章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

事做得

晏淵錄
第一章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為當從

釋文

晏淵錄
第一章

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
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
是猶所謂正名

晏淵錄
第一章

問人君臨天下多少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
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
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
在正辭裏面

晏淵錄
第一章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

李闕祖錄
第二章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
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
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
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
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
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
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
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
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
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
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

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
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
在背女陽氣在腹也楊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
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

沈憫錄
第二章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
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
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卽
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
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
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

晏淵錄
第二章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
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
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
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
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
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
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
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董鈔錄
第二章

聞見朋友記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

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日不曾
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
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日而今
見不得

林學履錄
第二章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擲玦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
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巳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
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
卽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卽是三故兌二陽中陰二
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卽是三所以離三或得
陰卽是三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

或得陽卽是三所以與五或得陰卽是三所以坎
六陰中陰二看上所得如何若得陽卽是三所以
艮七再得陰卽是三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
意妙不可言

陳文蔚錄
第二章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會用些子心思智
慮只是借伏羲手畫出爾惟其出於自然故以之
占筮則靈驗否日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
得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麪相似四下都恁地自
然撒出來

輔廣錄
第二章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輔廣錄第二章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筮畫作甚

不知何氏錄第二章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與坎

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徧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黃雷錄第二章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

陳淳錄第二章

錄末句鄭可學錄云蓋字有義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箇幾卦也自難曉

晏淵錄第二章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葉賀孫錄
第二章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旣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旣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僞

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復如何

沈僴錄
第二章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爲記都不相亂

沈僴錄
第二章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

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

林學履錄
第三章

林安卿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意亦然

黃義剛錄
第三章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大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面說

晏淵錄
第三章

象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象是總一卦

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象却是專說天

楊道夫錄
第三章

程先生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先生曰卦或是

時爻或是事都定不得

不知何氏錄
第三章

陰陽老少以少者為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

晏淵錄
第四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

晏淵錄
第四章

朱子語類 易三十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陳 子參考

後學潘思齊全訂

易三十六

繫辭下傳二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

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個又要感那個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個感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也春夏是一個大感秋冬則

必應之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爲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秋爲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卽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能及此則聖人事矣

周謨錄
第五章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個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個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

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个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便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失者不以爲恩獲者不以爲怨如此方是公正無

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他翁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卽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以此而論却不是

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爲也若必欲人人面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爲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懂懂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逐人面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爲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跡弛之士其議論尙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言進退之間尙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害爲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

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
眼明則能識得那个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
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
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
下之大人之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
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
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
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爲相者朝夕疲
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
論遂以此爲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裡今日
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

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爲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
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爲當然有一人焉
畧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
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
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爲如
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固
何足信此下逸若牢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
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欲牢籠之
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
言到是懂懂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
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

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
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已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
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列低矮所論皆
卑其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裡許多鑿糟惡濁
底見識方畧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
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兩持
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
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知怎
生平得個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爲調停
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
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

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
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
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
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
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今變熙豐之法或他日
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
諺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
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後
來溫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
嘗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與劍得
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某嘗說今世之

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
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
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因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
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此決定無益張子房
號爲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踈如勸帝與項
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
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
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
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
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

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
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
見陳魏公湯進之爲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
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
請今則不勝其多爲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
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
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
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剗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
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爲
例其有不然者便羣起非之矣溫公作相日有一
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關遺庶

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徇俗雷同不喚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爲是是可歎也公門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

日以一人爲賢一人爲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爲不肖不肖者却以爲賢如此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爲賢以彼爲不肖此尤難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

沈僊錄
第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而然如精義入神

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甘節錄
第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懂懂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自是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周謨錄
第五章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

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
乃承上文懂懂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
但懂懂則不可

林學蒙錄
第五章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
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沈簡錄
第五章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藏身精義入神以致
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
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
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劉砥錄
第五章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
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
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
用卽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
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
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婁淵錄
第五章

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如何曰屈
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
入往來皆是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

晏淵錄
第五章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一事一理上

晏淵錄
第五章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

安利

黃升卿錄
第五章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面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晏淵錄
第五章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然誠而明相似

晏淵錄
第五章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晏淵錄
第五章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曰爻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

林學履錄

錄中不能動底物林學蒙錄作挨動不得底物事錄中徒自困耳下學蒙錄云且以事言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

此
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

葉賀孫錄
第五章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
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
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
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
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
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
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沈憫錄
第五章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
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

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
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
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
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
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
字

沈憫錄
第五章

蓋人之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
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上交着些取奉之心下
交便有傲慢之心皆是也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

葉賀孫錄
第五章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葉賀孫錄
第五章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林學履錄
第五章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也

林學履錄
第五章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會知

董銖錄
第五章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襲蓋鄉錄
第五章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網

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沈憫錄
第五章

天地氤氲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

程端蒙錄
第五章

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

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
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
兩相與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
生四象只管生出邪爲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
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
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
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林學蒙錄
第六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

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
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晏淵錄
第六章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楊道夫錄
第六章

天地之撰撰卽是說他做處

晏淵錄
第六章

錄末黃齋錄
云撰是所爲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
言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
是謂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

林學蒙錄
第六章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啟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晏淵錄
第六章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

晏淵錄
第六章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

底知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林學蒙錄
第六章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

沈憫錄
第六章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林學蒙錄
第六章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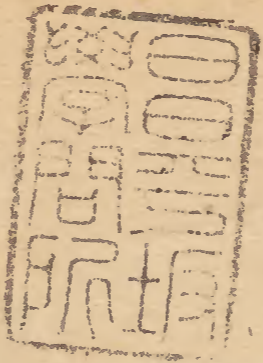
麤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
也只是就兩頭說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
只是一箇物事

沈僴錄
第六章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
面有這道理

沈僴錄
第六章

朱子語類 易三十六終



天保辛卯

